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53

T 2527 / 3 / 15  
C. I.

戰國策

卷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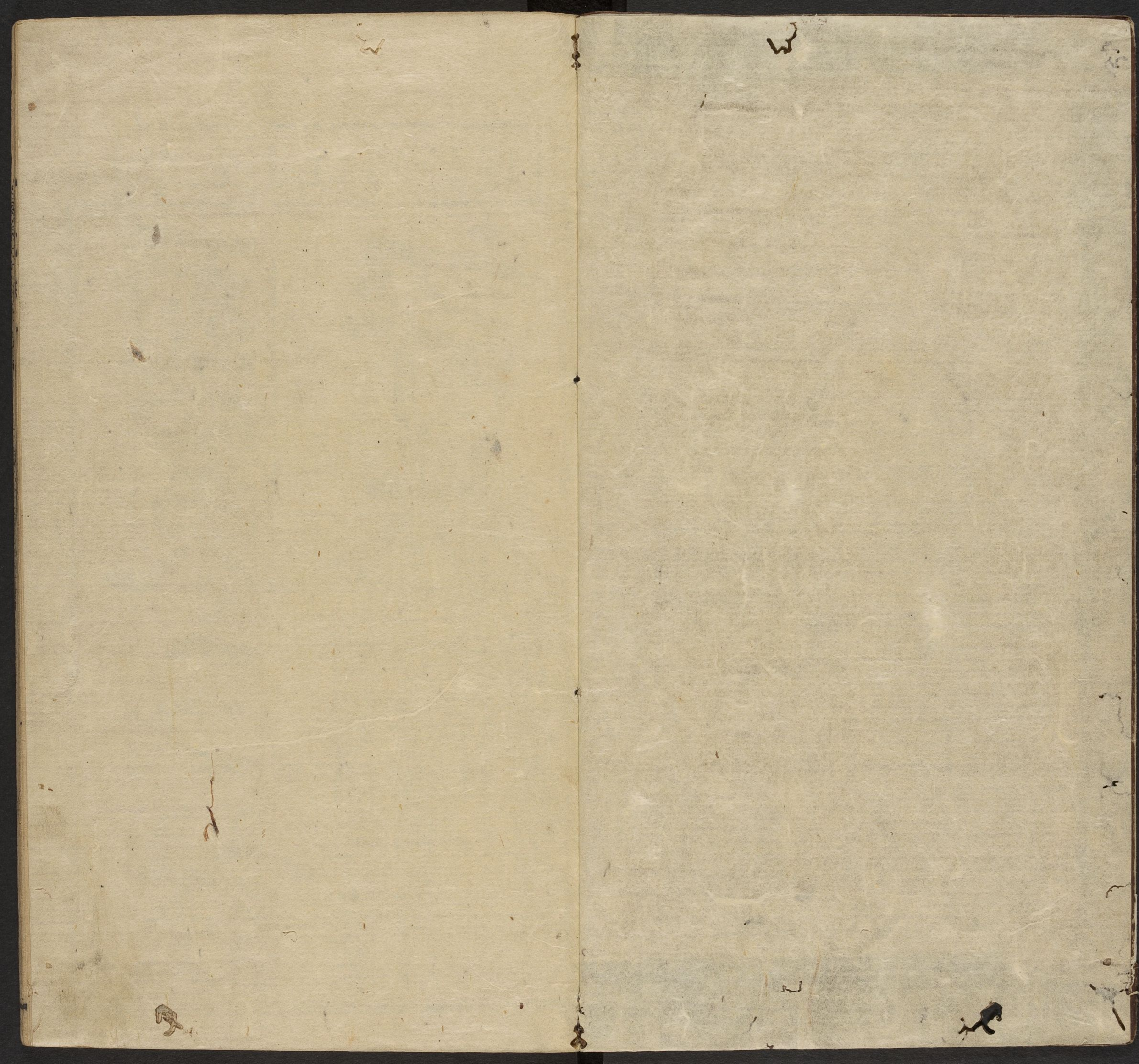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李太史註釋評選

# 國策三註

# 評林

新刻趙閣老原板舉業便讀賽國策句解  
三註評林  
書林詹霖宇梓行

國語國策三註題辭

世稱太史公雄才然無籍之

國語國策以此類其感憤鬱耐積

之采况以之學世多白不取也

書而後之於然卷繁繁解多字

後書晦暗出多字難而不就目即

詭司矣又未省小春爰之脈  
鐘教去國語字之混醇身言雅  
飭讀之能任人老粗鄙之態國  
策意周詞雄調古強健讀之  
能任人發深長之思則之書  
其可庶於賴蛟門沈先生選

至切舉業年十存四五若注釋  
若旁訓則有九我堂先生之  
旨字字義我之若若款上批  
誦則有甚金山葉先生之篇  
失字了然字怕半生都人在  
咸沉潛涉覽亦有能藉以業強

曰...  
之窮襟則以雄才大畧當與夫史  
公亦相臣心

維山王術撰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目錄

一卷

西周

○○司寇布為周景說周君

○○游騰為周說楚

○○蕪代為周說韓

○○蕪厲說白起勿攻梁

東周

○○顏率為周欺齊以遏秦師

秦

○○杜赫說周以重景舉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田華為陳軫說秦王

○○陳軫對秦王逐之楚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張儀欺楚絕齊交

○○陳軫為楚說秦以止救齊

○○扁鵲以醫諫秦王

○○甘茂拔一陽

○○或諫秦一輕齊易楚而卑玄與韓

○○甘茂自說於蘇伐

○○蘇伐為蘇獻書穰侯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黃歇說秦昭王

○○段干越說新城君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雎再論三貴

○○堆翠諫秦王輕韓魏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蘇子諫秦攻趙

○○韓非初見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呂不韋說立異人為太子

○○須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或為六國說秦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二卷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鄒忌諷齊王納諫

○○蘇秦以合從說齊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顏觸說齊王貴士

○王斗說齊王好士

○田需對管燕

○陳軫為齊說昭陽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善齊親辨

○陳軫說齊合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齊

○蘇秦論留楚太子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魯連諫止孟嘗君逐客

○馮煖客孟嘗君

○譚拾子諫孟嘗君

○蘇子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貂勃欲附田單

○○公孫弘為孟嘗君使秦  
○○趙威后問齊使

楚

○○江乙論昭奚恤  
○○江乙說安陵君  
○○蘇秦以合從說楚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張儀以連衡說楚  
○○陳軫料宜陽

○○蘇秦謀不與齊東地

○○中射士對荆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

○○唐睢說春申君

○○或以合從說楚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汗明君自售於春申君

三卷

趙

○○蘇秦以合從說趙

○ ○ 蘇秦以合從說趙

○ ○ 張儀以連衡說趙

○ ○ 靈王欲胡服騎射

○ ○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 ○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 ○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 ○ 齊人欲說魏事齊

○ ○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 ○ 蘇厲為齊說趙王

○ ○ 鄭同以兵說趙王

○ ○ 趙奢料安平君

○ ○ 田單與趙奢論兵

○ ○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 ○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 ○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 ○ 魯仲連義不帝秦

○ ○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 ○ 平原君說平陽君

○○或說張相國重趙

○○魏牟說趙王

○○或說建信君

○○魏尅說建信君

○○或為齊獻書趙王

○○馮忌欲為趙深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司空馬料趙速亡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魏文侯諭西門豹

○○公叔座亂賞田

○○龐葱市虎之喻

○○魯君諭酒色味能亡國

○○蘓秦以合從說趙王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惠子謂田需

○○蘓伐為田需說魏王

○○張儀以連衡說魏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或為魏說秦昭王攻楚

○○蘇代說魏王勿諍於秦

○○須賈為魏說穰侯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孫臣諫魏王割地諍秦

○○信陵君說魏王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季梁諫魏攻邯鄲

○○唐睢說信陵君

○○縮高金父子君臣之義

○○唐睢不辱使命

四卷

韓

○○聶政為嚴遂刺韓相

○○蘇秦以合從說韓

○○張儀以連衡說韓

○客卿為韓說秦

○或諫公叔輕秦

○或說韓公仲為秦魏之和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蘓代為韓說秦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蘓秦始以合從說燕

○蘓代為燕謀齊

○蘓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燕

○郭隗說燕昭王

○蘓代遺書燕昭王

○蘓代自解於燕昭王

○蘓代為燕紛齊趙

○蘓代約燕昭王書

○蘓代為燕說趙王

○樂毅去燕適趙

宋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

○○宋君偃不善應祥

○○復塗偵諫衛靈公

○○至言失時之喻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

目錄畢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一卷

閣下 蛟門 沈一貫 選輯

九我 李廷機 註釋

臺山 葉向高 評林

書林 霖宇 詹聖澤 繡梓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西周策

九我云必死獨知言凡有所信



必使中知其良不可獨知也此一句是一篇主意治官名因以為號

契徒符驗也

不肯為太子也

齊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臣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

為君不取也

函姓治氏鐵為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

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

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買將死而屬其子思無獨知衆識

其今君之使最為太子

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獨知

之契也非其知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

謂君實立果亦周而讓之於最讓飾以嫁之於齊言欺

君為多巧字法最為多詐字法君何不買信

貨哉可信之貨非獨之也奉養無有愛吝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使衆見之而信最之當立

九我評

司寇布欲周立其庶子最而以君多巧

最多詐激之復以買信貨動之可謂善

於說矣

西風集

新編西風集

卷之五



西周策

游騰為周說楚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疾名也其居在渭南陽鄉樗里故號樗里子

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

百人為卒

甚敬楚王怒

王

讓周以其

重秦客游騰

周

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

鐘戴以廣車

欲開道也

因隨入

以兵

公由卒亡

受其鐘不防以兵

無備故也

桓公伐蔡號言伐楚

號言聲言也

其實

秦虎狼之

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

懼焉以蔡公由戒之

戒原作惑從吳注改

故使長兵在前

戈矛之屬

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九我曰游騰之對雖飾詞以狂楚然以秦之重加之樗里疾之智百乘來過安知无智伯齊桓之心周迎疾而因以衛之詐也亦情也

恐一日之忘國而憂大王

為楚王憂

楚王乃悅

此章大意謂周之迎

疾非敬之也恐其為智伯桓公之故智迎之以卒實備之也

九我評

先下甚敬二字而后云以其重秦自有

節奏

西周策

蘧代為周說韓

雍氏之役陽翟有雍氏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蘧秦之弟告蘧代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

突起一勁

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在洛州伊闕縣北周君大悅曰子苟能

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蘧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

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楚之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音罷

疲倉廩空應徵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飢不過

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也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

沈以銀波音之生其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

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

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

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

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行者所執節符信也焚之不通其

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

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九我評曰徵甲與粟於周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以敵高都得完  
周言以高都敵  
坏之地易完全  
之周

結句

西周策

蘓厲說白起勿攻梁

九我曰太史公傳霍去病云天幸不至之絕蓋本於此陳如崗曰東野畢之御泰由基之射孟功競進者可為座右銘

蘓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蘭及離石屬河皆白起是攻用兵攻工又有天命也言善用兵又得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已意其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列女傳曰左手如右手發之右手手不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知此射之道也

東園策

東園

百中善也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鈞撥弓反也鈞一發此時宜急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也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九我評 武安杜鄢之禍蓋基之於不善息

問諸不以爲

惠公

東周策

東周

惠公

顏率為周欺齊以過秦師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宣王

也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

君臣內自畫原作畫從劉曾本改計與秦計謀也不若歸之大國

齊謂夫存危國周有秦兵故曰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也

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原無說字從吳注補發師五萬人使陳

九我云三秦之問鼎本以規周不可謂死但顏率至齊請救與却鼎率則以好事者師之且其文大撻縱為不類而中間嘗徑於楚尤可疑也

臣思即後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

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

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

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途上有涇洫上有涂

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率

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

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

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於章華之庭原作葉庭之中從春秋后語改其日久矣若入

九我曰順而不逆率能使九鼎止而不迂九鼎其類類率以增重哉

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  
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瓿耳醯壺  
原作壺醯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  
從吳注改興馬逝並喻其離然至於齊者流滲昔周之代殷得  
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  
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所以脩者稱  
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  
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顏率曰  
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救邑遷鼎以待會齊王乃止

東周策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楚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宝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

李元我曰可謂  
浮聲之論

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

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

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

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

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為故

能得款矣

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如岡曰大史公列傳本

蘇秦始將連橫

文穎曰閩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蘇曰以利合曰從

以威勢相脅曰橫高誘曰連閩中之說秦惠王曰大

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北有胡殺代馬

之用胡樓煩林胡之類代幽州郡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巫山在夔

今辰元等州皆有險塞故胃之限東有殽函之固殽二殽也在渑池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

里沃言其肥潤也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典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

府言蓄聚之多非人馬力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

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便諸侯吞天下稱

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

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

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

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今先生儼然矜莊不遠千里

而庭教之教之於庭願以異日俟成順然後承教史云時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

石黃曰克伐驩

克禹伐共工此

將工之詞下言

五帝三王不卡

坐而致地故以

戰績之出不過

欲售其攻戰之

說耳凡戰國言

帝王事類如此

皆不足辨

九我曰藉秦說

惠王孟頫河溢

說總之惟攻戰

一事耳去秦自

非子放土世

以威少雄伯諸

侯攻戰乃其著

國名黃帝伐涿鹿而禽雖尤九黎氏之堯伐驩兜舜

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

桓公任戰內政寄軍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馳言其衆言語相結結約天

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辨也諸

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

策稠濁策簡也稠多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

明言章理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显之理下兵甲

愈起辨言偉服由說之言如人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尚者何必秦言

故書十上而卒

不行及后合從

六國則訖切財

事如指掌而六

國逐使風而所

由此觀之說士

之遇合蓋以詞

哉

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

科條既備辨言的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

稠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厲即

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徒由空也安坐而廣地

-5 280 35 945" data-label="Text">

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款坐而致之其勢

不能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追則杖戟相撞追

也杖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又強於內論戰

言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款并天下凌萬乘凌侵誣

敵國制海內予元善也元民之善類臣諸侯言敵國又言

諸侯則侯非

濟園曰至道典  
教治即秦上折  
言攻戰事言語  
辨辭則指左右  
及游說者而言  
王固不能行應  
上臣固疑王之  
不能用句

朱之藩曰秦將  
沈之術本於此

石簣曰奉之自  
刺可謂有志矣  
而志在金玉卿  
相故其前成就  
適足添嫂婦而  
此史及口稱  
是亦利祿徒耳  
惡觀所為大丈  
夫之爭哉

青陽曰自當此  
之時至天下莫  
之仇皆著者

其敵 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忽於至道皆昏於

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

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救貂鼠屬出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羸滕

履躄羸纏也滕詩和幅在下注行滕是負書擔橐

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紵

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蘓秦喟息然嘆曰妻不以我

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

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

兵法 伏而誦之簡練其情或摩切其旨以為揣摩簡猶擇也練如練讀

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汎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

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春年揣摩成曰

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為集闕

過之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見說而說也趙王抵

掌而談抵側也趙王大悅武安君受相印革

車百乘錦繡千純純束也大武安君受相印革

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蘓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即所謂秦兵不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

敢窺函谷關者



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不費斗

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

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

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用也式於節廟之內廟東西序也

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岩廟廟堂尊嚴之稱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

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車騎之盛炫熿於道炫熿

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為從主且夫

蘇秦特窮巷掘門掘即窟古字通桑戶棖樞之士耳棖者梓木為之

如捲上屈也伏軾樽銜樽由頃也橫歷天下歷行也庭說

九我曰按典畧云蘇秦困不許志如趙逢其林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償千金林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價厚利及矣而林子不與林子知千金非秦所有

也世人狗目見豈獨一隣子耶

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仇當也將說楚王

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掃也張樂設飯郊

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

蛇不直行伏音匍四拜自跪而謝既拜而蘇秦曰嫂何前倨

而后卑也倨不炊嫂曰以季子位高而多金譙周謂秦字季子不

知乃嫂呼小叔為季子耳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

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

九我評炎涼世態自古及今皆然可慨也

秦策

田華論秦策



秦策

陳軫對秦王逐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

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因為輸楚張本

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嘗以國情輸楚

情實也輸寫也輸寫以告之

儀不能與從事

從猶同也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

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

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約束戒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

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

原作宜

安之

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所籌策

而明

臣之楚與否也

此之字即所謂以國情輸楚也下之字同

楚人有兩妻者

如岡曰軫之辨類捷給而其府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辨士未有若軫之絕類踴群者

猶曰之楚之對固已稱奇此

伏從上翻出一

段譬喻尤為卓

絕若他人必不

泚有是矣戰國

策士軫其錦上

狡狡者子

人跳其長者

相呼誘無幾多時

後語作挑徒了反

長者言之詭其少者少者許

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

少者乎取長者

詭者對也

客曰長者詭汝少者和汝

和猶應也

汝何為娶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其為詭人也

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上必不欲也

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嘗以

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

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

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

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九我評 中末二段詞意甚佳

秦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

川，塞轅胡貫緱氏之口。轅，險道在緱氏東。當屯

留之道。屯留縣屬潞安府。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絕，南陽所謂

斷韓上楚臨南鄭。臨南鄭所謂塞緱氏秦攻新城宜

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侵楚魏之地，周

自知不棟，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

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牧兵原作勞衆不足以

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貨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

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治不傷衆而

如岡曰：孔明之  
定滇南諸夷而  
後無伐魏即此  
意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

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

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也劫天子惡

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

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宗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

如伐蜀之完也。不至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

因齊起楚魏之  
力以解免秦兵

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也。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 秦策

## 張儀欺楚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其後秦欲伐齊。

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患其協力却秦時屬秦。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之方

權。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具車徒。

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

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臣者。雖原作惟。

從史改雖。下雖字同。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

齊王。閔。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

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

如岡曰此段文氣爽朗跌宕連用四無大字不奄復

青陽曰張儀商於之欺雖堅子

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無懷王之愚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使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哉

九我曰楚王之駭顛無足怪而群臣皆賀則奉朝可知矣設無一軫楚幾無人哉

與之權是以救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地名於音鳥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援楚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壯弱齊西德於秦秦因楚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曰

策下一畢字後字獨字其意自見

滴園曰陳軫之見又出張儀之右

石簣曰軫之策此可謂明矣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使秦宜哉

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也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彌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今至也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罵齊王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  
 里橫度曰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  
 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  
 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  
 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  
 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  
 乎原作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  
 從高注改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  
 如同曰賂秦攻如洪遇以為垂如是時齊懼既絕如勢必難以幣交如而秦勢方張復如不可以力屈不如如是何以伸楚

威而聞鄰國軫  
 蓋弗得已而權  
 以處之者也

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  
 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也  
 九我評必至矣下史有善為王計者一殿甚佳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罵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



秦策

九我曰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傾危哉若出入秦楚詭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耳

如岡曰從而散者賴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王從橫之任乘勢向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

陳軫為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講和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

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軫原仕於秦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

也躬親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

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

其餘為寡人乎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

王甚愛之楚先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曰使者還

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

勞而身處於佚軫其說士之巨孽哉

石簣曰救難恤鄰大義也既不抹而又可同其傷以取之乎

九我曰劇通說

韓信曰所者事之候也計者事

之機也所計失而夫久安者

鮮美聽不失二者不可亂以

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王不聞

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其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

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

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林之有採齊之利而無伐楚

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覆謂反覆逆謂逆料

下文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

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反覆計之而至

國策三注

卷之三

七

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蓋本此

### 秦策

使此心秦國之政謂使用此道而知秦國之政必為說和所沮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左右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

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石針曰

刺病投棄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

知秦國之政也此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 秦策

九我曰愚嘗及覆古今之故而深憾于說賊之貽累不淺也彼不遇吳薛尊就眉之都尉數苛見惜挫猿臂之將軍者姑且死論若公之節不克朝思之潛而忠肝義膽如岳武穆卒以千金牌見誅則說佞之過也故國者甚無樂乎說賊之肆行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窺

室洛邑也蓋欲取之不正言耳而寡人死不朽矣矣原作乎甘茂對

曰請之魏約伐韓至今向壽宣太后輔行輔右甘茂

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

事成盡以為子功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荐言故曰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秦甘茂至王問

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党南陽積之夕矣二

財賦名為縣其實郡也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也。此乃古今之明察。又非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蓋首戎以是。其君而遂得。非得宜陽以為之。昭哉是故君子于此又以見世道更變之端。云。

九我曰。素而宜。陽之采。曠日持久也。謗書不行。王之貪者。土地正使更遲之。以旬目而轉之。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是也。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一令尚未有郡。及于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今王倍數。險倍背。行千里。行下原有數。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非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本庸國今鄭陽府竹山縣漢中要地。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謂媒孽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

地不入則主何愛於一茂哉。雖劫之事。當先為之。笑又幸而茂。得以全功。歸也。不幸而功弗集。則且陽力不歸。之其茂亦為奔。齊之毅美其肯。歸以受死乎。是上下之交相賊。一至此也。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如故。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不適三人。適音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

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其茂而告之告以不去拔之疑其茂曰息壤在彼息壤之盟尚在故府王曰有之因息起兵復使其茂攻之遂拔宜陽

九我評 譬喻乃古今文章之火棧括蓋始於元

首股肱之歌溢於舟楫益梅之命波瀾於詩之比体下至孟荀莊列文章奇特處亦多見譬喻

秦策

如岡曰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多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其茂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伯主約而不忿約歛也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

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

意驕忿非伯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

詩云靡不有初大雅蕩之詩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晉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

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地

韓魏攻荀瑤滅之 齊地 吳會諸侯于黃

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惠王伐楚勝齊制

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死

身喪禮自居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今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

國雍擁徙兩周之疆侵逼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

取黃棘而韓魏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尾終也即上文

能終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即上文與智

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

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

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

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據也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故何

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

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

戰齊宋在絕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

曰先得齊宋者伐秦下文楚先秦先得齊宋則韓氏

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

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

必為天下笑矣

秦策

國策

卷之三

三

秦策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蘓伐

擊魏皮氏未拔而去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蘓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

九我云處女一  
段詳論新奇

處女子蘓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

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主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

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

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蘓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

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斂塞谿谷地形險易盡

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

王曰然則柰何蘓代曰不如重其贄多其贄幣厚其祿以迎之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

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以相

於甘茂辭不往蘓子偽為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

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

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

為當作謂

國策三言言林... 一卷... 昭襄王... 甘茂... 蘓子... 齊... 秦... 臣... 王... 禮... 留... 德... 王... 彼... 甘... 茂... 之...

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賜之上卿之命而厚禮之

策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代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

齊以陽武賜救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

王故言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

魏而倍約齊背二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以

告救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以奉祭祀今又

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

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

國策卷之二十一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一

此下分五段詳  
言三晉相結秦  
伐齊上必割地  
以安晉楚相結  
相劔而秦反受  
兵是晉楚以秦  
伐齊以齊破秦  
使秦深恨而自  
不益趙甲四萬  
人以伐齊也

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必者意其  
然敝邑之王秦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

秦以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

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即趙也而後制晉楚

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后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

猶以千鈞之弩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其多出兵則晉楚為制

不文且走活猶  
是言不走彼則  
走此必不所趙

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兵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

齊畏秦故不趙秦而與齊楚同患故趙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頃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則

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

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段秦得安邑善齊

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上黨可取

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是三晉內地如腸胃然與出兵而懼其

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按安邑屬魏亦  
屬韓

九我曰晉楚強  
故不能制婉言  
以動之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籍君天下。

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

益以齊地。則陶遂為萬乘。

長小國以朝天子。

為小國之長。而率以朝天下。

天下必聽。五霸

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

言攻齊不成。則陶止。

有為鄰國得之。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

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違時。時至

弗失。

時天時也。非人力所為。但能不失時耳。

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

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

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

大時謂得時之利無

按燕惠王時田

單破燕七昭王

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

惠王在燕前

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

立德莫先。培桓其本。

除害莫如盡。

除害莫先。

盡去。吳不亡。越越故亡。吳。

吳勝越。不盡滅之。故卒為越所滅。

齊不亡。

燕。燕故亡。齊。

齊勝燕。不盡滅之。卒為燕所滅。

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

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

倖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拔君之讎

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

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隣，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秦策

秦黃歇說秦昭王

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而驚犬受其救，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基是也。今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不與齊通以絕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守

待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九我六詞氣容  
容不迫

波瀾瀾面整

繁功利害

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邑酸棗虛桃  
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而不敢校報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桓以臨仁平丘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此言智伯夫差  
恃功之害

為利所沉溺而  
以前之利易後  
日之患也

冷語究轉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  
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揄次之禍也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  
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  
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謂無  
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楚毀不能臣為大王慮而不  
取詩云大武遠澤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

國策卷之三

卷之三

三

言免雖善走或  
時遇大上未得  
之人心難知或  
可付度

語並奇未竭

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走也

躍免免遇大獲之令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

在前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再世之

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刻腹析

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頭顱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而鬼神狐祥無所食而

無所依倚而取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況亡為臣

妾男為人臣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所

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

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趙

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

與銜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齊人南面泗北

宜肘齊最大又  
提出作一折最  
有量

深中事机不查  
傾听

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與秦  
楚戰不服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  
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  
為境東負海背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  
齊魏得地保同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一年之  
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  
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屬地於楚詘猶反也  
歸為帝之重於齊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

收拾步上漸繁

以山東之險障蔽帶以河曲之利如帶韓必為關中  
之候比之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  
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與鄆陵嬰城而守則韓魏  
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文字層層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  
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  
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亘是燕趙無齊  
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  
以無援不待攻伐之酷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

秦策

九我曰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去李出于造父者得称于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

段干越說新城君

魏人在秦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曰馬

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而

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以牽馬故繆牽於事

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

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祖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障

之於王是繆牽長也言羊戎短於用已所長

九我評語不在多而意深長

秦策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名雎字叔後因秦謂者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

明主蒞政原作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

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

故不能者不得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可行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

謂也語曰庸原作人從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

以當椹質椹砍木質鎖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

九我曰睢此書只是求見尚未深言秦國之事即王稽所謂不可以書傳者也去穰侯謂諸侯客子无益昭王亦欲大下辨士无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陰破其見耳又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臣闢為議論發端文辨而核

事介在可行不可行謂之疑事嘗試於王乎嘗試也雖以臣為賤而

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保任人必保其名

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重也王豈得輕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

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所不能別

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取其人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

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傷草華

凋榮史作割榮即上擅厚謂擅權也九良醫知病人

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九我曰凋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青陽口唯云至主明于成敗之事而口疑則少嘗之語既及費

嘗嘗疑事者哉所謂將士之言也

謂其心良苦

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

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聽耶亡其統

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足下而入之不斥王故指其足書上秦王

說之因謝王稽說謝其得人而說使人持車召之范

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

者不敢載上書即后太后穰侯高陵亞陽重權事

秦威義渠

則必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則謂其心良苦  
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聽耶亡其統  
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不斥王故指其足  
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謝其得人而說使人持車召之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躬竊聞猶然不敏自傷見敬執賓主

屏左右者欲聞  
前書所謂至語  
也

三跪請而不言  
以營其甚意耳

九我云此知款  
言不言最妙太  
此吾形容不玉

見其

之礼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変色易容者

無不變色易容見其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

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

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

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

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

也巴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

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

文王踈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

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在人骨肉之間願以陳

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三發問而不對者是

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

日伏誅於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

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音下凡漆身而為厲

近之者多患瘡腫若癩然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

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鳥獲

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孟奔夏育死者人之所必

石費曰必人骨  
肉之間使暗上  
太后下侯

又曰臣非有所  
畏一句為患憂

耻之

細患憂耻三句  
即非有長之意

又為下三段之  
綱

青陽曰宜語三  
有比以及五死

字又如貫珠  
又曰五死應上

死字臣又何患  
而上患字此段

三死不足以為



患也  
又曰伍子胥夜  
行善天應上十  
半臣又何憂三  
上憂字此段言  
士不足以為臣  
也

如岡曰提一个  
臣何患何憂何  
耻下終以臣之  
所恐言昭王  
言字不感發

石嘗曰未言劣  
厚之事死亡之  
患臣不敢畏也  
窮辱即為厉為  
狂臣不敢畏應  
上非有畏而不  
敢言字眼極有  
關鍵

九我曰此時昭  
王之心惟恐范  
睢不言秦國不

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  
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開夜行而書伏至於  
菱水水元作天從吳注無以餌其口餽因不去行故膝行膝行蒲伏乞食  
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  
臣得同行於其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  
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后天下  
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累足莫肯即秦耳就即

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傳終身闇惑無與昭奸大者宗  
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  
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  
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  
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溷同而存先王  
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  
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  
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

保故上及太后  
且欲為之其心  
又何有于大臣  
哉此其說得行  
而相即歸之也

又曰到此不言  
內又只言外范  
雖所以深交其  
君而后去逐穰  
侯董三人也

漪園曰遠交近  
攻即假途滅虢  
齊楚不悟使范  
睢成荀息之計  
而秦人收晉獻  
之功愚矣雖云

猶莫甚于楚商  
折之嗚齊憐絕  
矣其寃至于丹  
陽敗屈句亡割  
漢中也而后免  
是秦之愚甚者  
已先于睢而楚  
之為秦愚者至  
睢而一旦矣故齊  
莫甚于楚也  
又曰秦之伯業  
在于遠交近攻  
之言

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非有甘泉谷口南

帶涇渭右隴蜀戰車千乘士之去者萬者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

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馳原作施騫原

作駑俱從伯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

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又宜也已少

悉出非今見與之國不可親與謂越人之國而攻可

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眊破軍殺將再辟千

里尺寸之地無得者尺元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

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君臣之不親舉

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越楚

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

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舍

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

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也今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往王若欲伯必

如岡曰魏魏者  
豈誠親魏哉孤  
韓

党耳

遠交近攻之策  
當矣語本卒而  
復欲親之既親  
之又欲伐之立  
談之間矯亂如  
此使人王何適

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去並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虜也。可使以王曰：寡人欲

親魏，魏多寔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

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以賂之，不可舉兵

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

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

寔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原无此句。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榮

復乎若曰其策  
為上其次之其  
可也

陽則成，臯之路不通，非斬太行之道，則上党之兵不  
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  
不聽韓聽而伯事可成也。王曰：善。此下吏云且欲發

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范雎曰：雎先已摩切秦王王

間說曰臣居山東云云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單春秋後不聞其有王，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四貴者穰侯涇陽華

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則欲言不言反  
其根及其既見  
故方未見王時  
之間不主直指  
後穰侯但骨肉  
得相位及傾太  
如岡曰范雎欲

則欲言不言反  
其根及其既見  
故方未見王時  
之間不主直指  
後穰侯但骨肉  
得相位及傾太  
如岡曰范雎欲

自悟至王自言  
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可以直指  
矣却又言外事

以待教言始及  
其內漸清不驟

如此聽者自不  
吝及于肝腸雖

其波于術哉

石魯曰四貴雍  
惟穰侯最重故

又專以穰侯未

九我曰范雎相  
秦其利秦者必

而害秦者多以  
魏冉之專忘其

太后擅行不顧顧人无所畏辭穰侯出使不報報白也言不白王淫

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人主之權反出四貴者之下四貴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

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

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諸侯謂分

地剖符於天下剖符承上决裂征敵伐國莫敢不聽

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救御於諸侯救吏作弊斷

穰侯執權以制御言斷於諸侯也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

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也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舊動而逐之可  
也并逐宣大和

使昭王以子絕  
母不已甚乎宣

太和之于秦非  
鄭武姜莊襄侯

之惡也鄭武姜  
莊襄后猶不可

絕而唯絕之獨  
不愧類考叔茅

焦乎及雖任秦  
事杀白起而用

王稽鄭安平使  
民怨于內兵折

于外曾不若魏  
冉之一二其自

為身謀取卿相  
可耳未見有益

都者危其國四語非必逸詩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

管齊之權管專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

兌用趙滅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

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

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見後世

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

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

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九我評 殺秦廢其母后尊睢為父豈聖王盛德事哉

于秦也

# 秦策

九我曰首以神  
業為喻見國勢  
不可以假人坎  
以指臂為喻見  
臣之勢不可使  
大于君三以輿  
瓢為喻見國勢  
既分及至亂國  
譬喻意一節深  
一節

范睢再論三貴

此更端說之語意與上  
節地欲同當神為一章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黑子建國必擇  
木之脩茂者以叢

為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

日借我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尚左尊  
神也右

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

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

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與載百人負之不如  
也不如一人

持而疾走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也今秦國華陽

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謂此國子為器則

已稍猶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

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且今原作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  
計日而食一斗侯一升

至尉內史秦有郡縣內  
史郡縣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

乎相國謂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

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

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持外布為羽翼謂股肱而

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

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符爵布滿於天下標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分其半而移入于華陽君之室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盡國之所入以自安自利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九我評 此篇語奇甚似莊子

楚之史

心以矣

### 秦策

法 我云未段句 語新奇可玩可

大晉按此中行 韓趙魏皆晉御 安公晉臣

### 堆琴凍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知魏齊相魏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

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

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期堆琴對曰王

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

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御在右魏桓

子駮乘在左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

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

子肘字法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脚根其踵脚根不敢正語築其

意会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国亡為天下

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

之下也其在猶云豈正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

也

九我評秦之強既不能過智伯韓魏之賢又不

在晉陽之下則輕之者非矣

秦策

九我曰馬謖教

孔明用兵攻心為上攻城次之

蓋本諸此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能傷者能原作德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

其人也攻其人謂不徒力戰而置人於敵使足以制敵之命王攻韓圍陘以張

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

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

秦策

秦策

者市。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可盡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出

而視乃鼠也辭去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為賢顯名於

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也趙記書公

乎原字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必有誤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

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

秦策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欲原作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何洛文曰王見

當作臣見是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

投之一骨勿起而以牙相齧輕起相牙者言以牙相齧何則有爭意也

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

飲此下有三十有五字文義欠通不問金之所之金盡

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

九我曰前此范  
睢之散合從後  
此陳平之問項  
羽同出一術蓋  
乱正風俗貪鄙  
故此術多中

秦策



秦策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聞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結五風谷會  
軒同出一味蓋  
年之問與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畢辭厚幣

四面出嫁以女與諸國為姻親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

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

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

趙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陵戰失利亡五校王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

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

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燒夷陵先王之墓東至竟陵楚人

卷之三言言林  
一者原何言秦以承前之目  
四三  
武安君諫秦昭王  
卷之三

血流漂鹵言浸人多而流血漂流浮鹵也

震恐震如霹靂之震故為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

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

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

東藩東方之藩蔽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李之死於

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睢稱王命大

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

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

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猶斥而踈遠之百姓心離城

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

多倍城邑城邑在後發梁焚舟以專民發橋梁焚舟

還使民專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

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字法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韓

孤而望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

國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

并銳谷軍而併觸魏之不意出其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

謀地利軍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以趙畏服

不肯遂乘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養其孤兒

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增高其城

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敢死之士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

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為

於會稽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敵以必不肯

稽

以上言无功以  
小言有善

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

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主救趙外救必至

臣見其害未觀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

於王王曰微無也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

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擊也八月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

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

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

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若得有功

也願將加重於君將加重賞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

夫謂一臣之  
威詭若勝天下  
之威大昭王此  
時尚可以不悟  
耶

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  
免於誅。然臣願大王覽臣愚計。釋養趙民。以觀諸侯  
之變。撫其恐懼。安其恐心伐其驕慢。使之驕慢弛誅滅  
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  
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  
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  
也。夫勝一臣之嚴焉。詭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  
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君。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

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九我評。勝一臣而為天下屈一段字法句法俱

佳

秦策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人名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  
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  
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某夕某孺子。婦人之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貴妻

國策三注平水  
一秦以反誅王稽  
四六

三人成虎即魏  
國士忽所稱者

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必不欲教之者。人心固有。告。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行。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軍吏雖賤，不早於守閭。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操椎，眾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果，諸王稽。與諸侯通。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睢，始也。後任稽守河東。故欲兼誅。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始得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授，親習之故。非王近習之故。

舊王舉臣羈旅之中，使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自謂。令愚或與罪人謂王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昔舉而今誅，之是舉之誤。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相國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策

蘇子諫秦攻趙

懷重臣二百皆  
慎重之意  
趙僅存或救語  
意趙所存無幾  
然而趙為四方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缺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顯臣願王察  
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  
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  
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  
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人主不再  
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所求既得  
伏於無事

福轉之用皆得  
救之秦伐之難  
成功也

石簪曰戰勝國  
宜安而愈戰則  
國危功大權宜  
重而愈不功則  
權輕危故物不  
止輕故地不入  
不斷不入因上  
文用兵不休與  
雖從而不止言

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  
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  
使為已邑趙僅存  
哉言此存  
無幾然而四輸之國也輸原作輸  
徒吳注改今雖得邯鄲  
時攻邯鄲不拔  
故曰今雖云云  
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  
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  
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  
言且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止也  
言戰事不止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  
雖父責之其子使  
必為不可得也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  
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

蘇子諫秦攻趙  
四

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

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

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太過也此時必二人

然豈獨田單如耳為太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

慮收亡齊罷楚救魏與不可知之趙款以窮秦折韓

世主之志慮欲收破亡之齊疲散之楚魏臣以為至

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

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滅魏以南伐楚

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言秦不敢出閔十年擗地

言擗取秦地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而齊為虛矣

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又虛

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后為厲恐

此戾即厲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僅存應虛戾言齊雖破韓魏其是則伐楚攻秦而後

受其殃也是齊之務攻伐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

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

馬之慮也司馬穰苴收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趙款以

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為從一合從不可成也

如國曰齊且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為殃

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

曰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天此臣之所患也言誰

無端若此故可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

患而今非若此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

趙奢齊鮑佞并楚為三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與楚四人本起救懷

不肯隨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

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

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故裂地以敗於

齊裂地敗齊當時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田單將

齊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

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

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行於中識從之一成惡

存也於是秦主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

九年不相攻

九我評 過秦又法多用此



秦策

韓非初見秦王

韓非原作張儀改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

九我曰非書歷

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

他日冒申不害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

徒術無法公所

聞天下陰燕陽魏陰非連荆始皇諱其固齊楚

其伐以秦徇周

為大故從人連收餘韓韓多喪地今成從將西面以

穰侯應侯攻他

與秦為難徒韓子改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

國以成其私封

之其此之謂乎此謂臣聞之曰以亂文治者亡以和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

蘇山曰此言山

空虛方圓曰困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

東諸侯之弱土

質在後誅不進戰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

民不能死帖在

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君一曰此言秦

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

之強士民樂死

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出其父母懷衽

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頃足徒褐頃踴也犯白刃

蹈鑪炭斷死於前者以死比比是也比次也言如夫

斷死與斷生也不同難言死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

五對字韓子作

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

鍾子曰此段言秦所以不王田于謀臣之不忠此一篇開鑿先虛言之下文一

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師有勇決之名曰名師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頓弊也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者。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而使其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清濟令天下

崔林曰此言秦破楚而不取為失計

濁河。原作齊清河。濁徒韓子改。足以為恨。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四面及中受兵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弱原作強。徒韓子改。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霍林曰此言秦拔梁而不取為失計

今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失伯王之道一  
失原作無從矣。韓子收下同。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華即  
所陽之大王以詔破之。謂原作詐兵至梁都圍梁數旬。此連珠文法  
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舉魏則荆趙之  
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  
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  
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  
廟。此固已失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

霍林曰此言穰侯治秦之失計  
行謂謀臣不忠  
者蓋指穰侯云

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疲原作露伯  
王之名不成。此固已失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  
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  
人故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  
曰雜無險隘故也地形不便。上云中央此云不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  
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  
之下以爭韓之上。党大王以詔破之。詔當拔武安當  
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時

完河澗者欲急  
取脩武上党諸  
郡置之而去也

鄆不守拔邯鄲完河澗完當引軍而去西攻脩武河

內踰羊腸降代上党代三十六縣上党十七縣不用

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党不戰而已為

秦矣東陽河外東陽即屬清河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

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中山呼沈以北原無山字不戰

而已為燕矣燕乘敗而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荆以東弱燕

齊拔原作挾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沃猶灌也一舉而三

晉亡從者敗合從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徧隨而

霍林曰此言秦  
破趙而不取為  
大計

如岡曰秦方事  
趙故言趙事特  
多

此下三段只就  
伐趙一段發揮  
收拾甚是爽勁

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

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謂先世施

曾不可得曾原作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是謀

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

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率以攻邯鄲從韓補上不

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

力非能厚勝之也厚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天下

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

力之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豈其難矣諸侯知秦  
則合從益固矣合從以相比之志甚堅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疲蓄積索田疇荒困倉  
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  
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甲百萬甲原作將  
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  
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  
國以甲子日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智  
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

石曾曰此結言  
戰之當慎因奉  
武王襄王以為  
勸

九我曰今秦地一段與前合秦  
地一段首尾相  
應文法自孟子  
王何必曰利米  
如岡曰末一段  
一正一反穩通  
篇之音端結言  
之

月原作年城且拔矣襄王鑽龜鑽原作錯數策占兆  
從韓子改數策以著筮也灼龜折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  
為可降而使  
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  
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  
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蕪而有也臣昧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以下原有舉舉趙亡  
韓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其  
后秦滅諸國二國獨居亡以此故  
也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諫聽其說

漪園曰結歸重  
于已以應篇首

且與謀臣不  
忠句相顧

秦策

九我曰范雎以  
亡因而欲聞骨  
肉蔡澤以羈旅  
而欲代相行而  
無嫌犯天下之  
至准正勇非危  
言則不能警動

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  
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

九我評 近時奏疏多法此結構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侯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

鄭平安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初范雎得此二人

為秦相。任用此二人。時安平擊魏。以乃脫身入秦及二萬人降趙。王稽與諸侯通生法誅。乃西入秦。將見

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

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

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不快其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為相。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

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質仁秉義。以仁為質。幹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

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

此期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

故澤之宣言因  
雖者即賍謬言  
無王皆危而激  
之之詞

卷之三十五  
秦策  
五五

石簪曰引此三人侯為所窮了

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全美澤流于世。稱之而

無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

然。澤曰。若秦之商。若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姓文越

相。其率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款。困已。以說復曰

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竭力謀國。盡

公不還私。還反。顧也。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

智能。示情素。素。慤通。誠也。蒙怨咎。鞅嘗太子之傅。知欺舊

交。虜魏公子印。公子印。鞅之舊。交猶其而虜之。卒為秦禽。將破敵軍

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

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伯主強國。

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辭。王

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急若此

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

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

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

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

九我曰。雖欲說。而退位。而實稱。其皆故詞。可入。而說亦正。

猶園曰只將一  
死字難倒死唯唯  
終篇竟以死恐  
之

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賤之如刑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

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

善蔡澤得少聞。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

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

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慈仁而信敦厚舊故。敦厚故舊之交

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

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靖擊正亂披患折難。

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

齊陽曰澤全桓  
公夫差見國君  
獲盛滿而不以



軍退自居猶木  
免於畔且亡也  
况于相人國者  
而可以成功久  
處乎此而難分  
三段總是一意

霍林曰商君  
君起大夫種  
此特增一白起  
不惟激以事而  
且動其心尤切  
也

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  
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  
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  
叙三子之功與前所叙無一字同妙甚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  
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  
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秦戰。  
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  
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

霍林曰詳商君  
吳起大夫種申  
上文也申入白  
起耳目之所見  
聞也總以四子  
者五句純之是  
第一段

石晉自應叙四  
子不善居功以  
致奇禍而陶未  
公獨以見然令  
終一去一不去  
得失判然發覆

雷哀號之聲遂入圍邯鄲。使秦葉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  
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無能廢  
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  
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徙。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  
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剝邑  
關。草策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  
吳。成伯功。勾踐終拊原作拊。吳注改。而殺之。此四子者。功  
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

劇論要不外成  
功者退一語

霍林曰范蠡見

吳明决扁舟五

湖正所謂名與

身俱全者上也

四子豈能彷彿

其高一共應侯

苟志位於秦不

忍不功不逃則

名在戮辱而身

不可全與四子

等正其第二段

又曰其欲其

辭位而云則能

貧如古人壽如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

者乎。或欲大投。大謂全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

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猶言不謀不出廊廟。

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施展也言展開三川

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軌絕也

晉之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絕通於蜀漢。使天下皆

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秦謂如是不退。是原作時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庶侯。世世稱孤。而有春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

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

從山東來者。蔡澤。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

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強應侯。應侯遂稱篤。病甚因免相。昭王新

說蔡澤畫計。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

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

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率事始皇帝。為秦使

腐松子孫世享  
祿位無絕人臣  
立功持已所汲  
顧而不可得者  
皆奉於庶侯之  
一身矣是第三  
段

國策三主平水

秦昭王

五九

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九我評。此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

文清勁

孝文王

呂不韋說立異人為太子

濮陽人呂不韋買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異人孝文

王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王之贏幾

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

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

秦策

漪園曰不韋非特大賈乃大盜也如岡曰不憚鄙耕田珠玉之小而而苗建國立功之大自謂得計

夫徒蜀飲鳩之時能無悔乎

之事猶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廝城。廝音故往說之

曰子侯。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

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

福未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

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王后華陽

夫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

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

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

而向七皆刺骨言其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固崩死也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

弱青陽曰太史公載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此此為詳而向七皆刺骨言其年高

而不壽於朝生

木僅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

說有可以一切而使

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

以太山為四維

必無危亡之

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得歸王后誠請

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

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

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

九我曰不韋賈

人也彼豈能知

又欲而羸而奪

嫡立庶秦國之

不計其有幸也

以此得羸而飲

鳩於蜀於是知  
有天道矣

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

留不決也

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質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

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

必以恩德

秦王老矣一日晏駕

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故

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

以王后楚人故服楚服以悅之

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子曰少弃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

罷之乃留止

止宮中

問曰

問政事

陛下嘗軼車於趙矣

秦自昭王謂儒

無益於人因而

異人亦謂不習

於誦此楚書之

於誦此楚書之

卷之六

六二

朝礙車木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

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問其存亡臣恐其

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竒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

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

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

地后養

九我評 不韋先以死懼華陽泉君。次復說以立

異人之利。如以巨槌擊洪鐘。安得不響。

### 秦策

九我曰。項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情其不知釋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曾連視之。復矣。

### 始皇帝

項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秦王欲見項秦人。項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可見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項子曰。天下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項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鈿桂耨之勞。鈿耨皆芸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

有其名者。農夫是也。鮮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

按始皇母不吳  
不韋姬通不韋  
又通嫪毐入告  
之王怒逐太后  
於雍

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同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  
山東而掩於母。帝太后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  
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  
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往也韓魏入其社稷之臣  
於秦。時不通諸國故聽其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  
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  
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

秦策

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壯遊燕  
趙而殺李牧。李牧趙良將以齊入朝，四國畢從。魏燕  
頓子之說也。郭開謠殺之

或為六國說秦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猶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兵於左  
下舉右案魏。伏案萬乘之國，千乘之宋也。言秦能案

馬按二國千乘  
之宋也一句疑  
有誤或當以二

字屬上句國字  
作困字

兵則秦視二國即千乘之宋矣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取之魏也芻牧新

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乎莫敢闚東門當是時窺伺

也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吾將改其入質於衛者而朝於趙乎

質同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夕令朝行魏惠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

夏車復取稱夏王夏中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

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贊執壁請為陳侯臣齊

敬仲後故稍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

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齊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中

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名燕人聞之至格道地名

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擗

擗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西說

趙使人北說燕使人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

釋釋齊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

郢威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

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歷言強不可恃  
至末獨以楚發  
明之亦是結法

國策三注平水  
一卷或為六國說秦  
六五

秦策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荆齊燕代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

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

靡於外，為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

衣，舞一作帶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姚賈辭行，絕其

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

此賈安得與太公望諸人比哉然其言歷七可

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

監門子其父與梁監門卒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

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

所以厲礪群臣也。言取此等人而與共謀國，家之政非所以勉礪群臣。王召姚

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

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

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

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

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以上

國策二注評本 一六九卷三 臣姚賈



引述去聲者一  
段蓋以為盜門  
子自解地也

即陳軫 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

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  
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朝

歌之廢屠賈肉不售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雝不

庸嘗未售與人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

也蓋鄧鄙之南陽之救幽仲穎上人嘗魯之免囚桓

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博賣以五羊之皮虞

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穆公相之而霸西戎文公

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誹

按中山盜即豎  
頭須豈竊藏以  
逃者

醜耻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

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其故可以存社

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

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

使姚賈而誅韓非

九我評 韓非以短姚賈而殺其身可為輕險者  
之戒

戰國策三註卷之一終

言言材  
車非知如會  
六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二卷

齊

威王

齊策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借略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

章微幟也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間有頃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

應而此者三言如此猶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

九我云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入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推章子

有焉夫如是雖  
百市虎不搖也  
豈以三告而後  
行乎哉

九我曰以不欺  
死父而信其不  
欺生君此章下  
所以能獲勝秦  
之功

齊策

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  
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為棚以  
立馬者  
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吾使章子為將  
之時當勉諭之曰夫子之強全  
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  
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  
教命夫  
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齊策

石賈曰鄒忌嘗  
以詐走田忌則  
其人亦傾險士  
耳惟此言者萬  
世之言也

張洲曰人若不  
自知鄒子之不  
知徐公美卸于  
自如之故人言  
不能殺也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讀  
曰逸朝服衣冠窺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

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

也旦日客從外來也旦明與坐談問之曰原無曰字  
從吳注補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

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

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  
親妾之美我者

國策三主平林  
二九  
鄒忌諷齊王納諫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十二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間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齊策

九我曰說齊則  
以齊之強秦之  
不能害齊者邊  
言之以齊之強  
而事秦則不能  
揣已韓魏之輕  
臣事秦者以近

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坐朝拜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九我評 篇中私我畏我求我是他主意而文法

三變

宣王

蘓秦以合從說齊

蘓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琊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言四方皆有險固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

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疾如錐矢錐銳也戰如雷電其威大也

秦忠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揣敵，皆可羞也。大曰秦不能深入，攻齊於韓魏之北，其後也。此說趙同，大不言韓魏為救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大列韓魏在而收矣。

霍林曰：自息高而揚言齊之強。

解如風雨也。言疾。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雞走犬，陸博蹋鞠者。羊似笙三十六，莖瑟似琴三十五，弦筑似竹，曲五弦之樂。六著行六，棊謂之六博，鞠即今之毬。皮裘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軍士。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社成幃。衣狂相連，舉袂成幕。衣袖相掩，揮汗成雨，家殷而富。殷原作敦，從史改。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又曰：且夫韓魏不輕為之臣也。言二國近秦也，而輕事秦。

又曰：自今秦攻齊，全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王蓋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幾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雖勝猶為失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共後。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狼性怯走，嘗還顧。恐魏韓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恫，痛也。言疑之甚。而不敢進。秦自疑，懼虛作恐。則秦不能害齊，亦明。

國策三主平林 二 蘇秦以合之說齊 四

九我曰齊無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原死也字從吳注補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人不敏今足下以趙王之教詔之足下從史敬奉社稷以從

九我評齊之形勢風俗此篇却說殆盡

齊人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齊策

九我曰策文自不然以後僅人十餘字而奇思極局層出叠見讀之有无限光景当並通說韓信文並視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言士難得千里有猶為比肩也百世而

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二草生山而沮

澤水也故及之皆山名畢黍梁父之陰梁父在太山山比曰陰則鄰車

而載耳却却同言多獲車重不能前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

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而取火於燧

壁翁運無死迹奇絕也

齊策

也燧取火之木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韓盧今作子盧此亦美稱

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鏡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狡也疾也韓

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疲

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

擅其功專兩汗之功擅者无与争也今齊魏又相持以頓其兵頓猶勞也散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辭去將士而休息兵卒

齊策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音觸曰觸前王使觸就已觸亦曰王前觸亦使王就已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慕王權勢王前為

趨士就士道德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

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

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塚也

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秦伐齊先往故云令曰

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

詞大危激此戰  
國策之習

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后鍾萬石簾

鐘鼓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使辛智並進莫

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

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

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

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

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

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

猴山曰得失之策謂諸侯多由得策金諸侯多由失策

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

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

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

驕奢為行据通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

喜其名者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窮無功而受其

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

志而不為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此皆幸樂

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陶

方田續牙伯陽東禹有五丞益稷皋陶垂契湯有三輔伊

未有得士之實而誇得士之名



外有誼伯仲伯外單自古及今而能處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

以君王無羞亟問不以數問於人為羞不愧下學不以率於臣下為愧是

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

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無形無端

皆指實夫上見其原上立其德下通其流下成其功至聖明學

此皆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無

何以為貴雖高必以下為基無下何以能高下共是以王

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

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

猴山云獨嘗破

此中滋味故翻

大款晚食安步

其出如僅進紫

澤寺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知吾所行名皆小人之行

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

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

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導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

以當肉饒而食其美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

真正以自慮制言命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  
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歸於正道而則終身不辱

齊策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使

霍林曰王斗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但相引入見王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

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無寡

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

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

正耳

曰王聞之過王所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

諫宣王忿然作色不悅有問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

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上地人民之

立為太伯方伯也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

惟恐夫耘之耘失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

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

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綠耳王之駟

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美狗後原作俊王之後走狗

善不說

如尚曰尺穀之  
言此魏牟合戰  
國論說相類者  
甚多

青阳曰璞王之  
論孟子之善論  
也孰意王斗魏  
牟亦去言乎

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  
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  
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  
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  
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有負國罪於是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  
列第為士大夫者七十六  
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  
然鄰行淳十髮之徒類皆詆訐无實不治而議所養  
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勤以  
責士王斗說其不好士有以也

齊策

田需對管燕

齊人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汝等誰去與我奔赴諸侯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同泣下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雜素糲羅下宮後曳綺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穀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

霍林曰說苑定  
衛相齊羅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得而難用也

齊策

陳軫為齊說昭陽

殺魏將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兵而攻齊陳軫

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

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要曰唯令尹耳楚相也

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警可

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卮酒器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九我曰按昔李記言云為蛇足

足之命世之片人固多以為口

實大戰勝而不知止謂之足足

可也如木為蛇列奚父之云

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

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

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入城不弱兵恃其兵強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公以是而得其畏

官之上非可重也官至今尹貴校戰無不勝而不知

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為蛇足

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齊策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九我曰靖郭君  
城薛之心聖矣  
及齊人以君長  
齊奚以薛為无  
者城薛高於  
大无益有是以  
動其听而輟其  
事

靖郭君郭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郭謂謁者無為

客通無通諫客齊人有請者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

言臣請亨就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言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

不能止鈎不能牽蕩也而失水則蝼蟻得意焉今夫

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若若能雄長於無

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齊策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門

人弗說士尉齊以証諫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

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

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

上舍示寵令長子御之示尊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

閔王立靖郭君之交所交遊大不善於閔王大不為

喜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

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

刻而教語言有  
可滿足貌辨之  
意虽家族破城  
尤為之不辭

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聽信而愛幸齊貌辨曰愛則有之

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

相不仁過願言願過豐豕視豕多視反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衛姬之子名郊師者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

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見惡

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

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

閔王方惡靖郭君齊貌辦獨以其不忍倍閔王動之閔王安得不動心

王何吾何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

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以顏色

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年幼殊不知此

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

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衣劍先王所賜故衣之佩之閔王自迎靖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

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不愛其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策

陳軫說齊合三晉

九我曰軫善楚者約從徒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於楚豈畧不為楚計哉蓋知諸國之播秦非特為魏所以為楚所謂陽據而陰助之者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音地甚也言更相伐更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迭相代以自取疲弱而歸其國於秦彼我兩者皆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為秦之故而相有割秦曾不出力力一作力天下為秦相烹為秦故而自相烹秦曾不出新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

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死於辱辱民必死死於虜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韓梁既入秦則齊將近而被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東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得齊之地而南連屬海濱而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謂稍孤以臣之一北而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齊復與三晉約為兄弟而出銳師以戍梁

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言且移擯秦之師先伐齊也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 齊策

九我云賴秦說  
文曰云不知秦之  
不察文何而輕  
事秦故破其說  
者特以強弱相  
形耳至秦并楚  
和親而韓魏趙  
亦以割地齊不  
事秦則禍立至  
是且以威恐喝  
之耳

## 張儀以連衡說齊

張儀為秦連衡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散成也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時魯雖有勝未亡有亡形耳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獨言趙之障蔽秦趙戰於河

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秦之下再戰而再勝。

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

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強弱二字今

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

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

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

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

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

齊策

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

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太子橫是為頃襄王時為質于齊蘇子謂薛公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而徵之以求下東國之地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

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

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

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楚故

九我云此下十句乃著書者叙說一事而反覆

作十段即上呼  
喚亦叙事之一  
法此若書者有  
意為文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蘓子之事。此著書可以請行  
可以令楚王。新在此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  
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  
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蘓子於薛公。可以為蘓子請封  
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蘓子。可以使蘓子自解  
於薛公。十個可以文法長短不蘓子謂薛公曰。臣聞  
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亦變。則  
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薛公曰。善。為

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  
得成。齊求地而楚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  
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  
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  
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而使齊  
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  
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  
告太子其故。蘓子辭也告太子使太子謁之君。君薛  
使太子白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

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地以延長齊王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臣能去太子。使之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

制首端

以國因。請以國而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制猶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始因太子以求割地，既得地而逐之，其險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蘓子也。蘓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是楚便之蘓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及其便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者，又蘓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蘓子。故

國策三主平水

一楚齊燕秦論留太子

一

九我云前盾十  
策意任使楚  
封已

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蘓子也。奉玉而代立楚太子者，子立又蘓子也。割地因約者，或行之字又蘓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蘓子也。今人惡蘓子於薛公之之下，王曰：謹受命，因封蘓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蘓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蘓子天下之辯士也，在商如君因不善蘓子，則是圍塞

未火節

齊策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則是塞天下士之口，夫不善君者且奉蘓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蘓子善於楚主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蘓子，故曰：可以為蘓子說薛公以善蘓子。

蘓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

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

止者千數而弗聽止諫

也。蘓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蘓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

九我云桃梗之  
語平而主偶  
之語奇而新  
挺枕乾也

九我曰秦譬如  
虎口楸代以不  
知所出恐喝之  
孟嘗君安

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子孟嘗君見之謂子孟嘗君曰今  
者臣來過於淄淄水之上上有土偶人以土塑之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其首正歲置門上碎鬼者挺一作子以為  
人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兩自淄水至則汝殘矣土  
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  
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汎子而去  
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則子漂漂水中者將今秦四  
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  
嘗君乃止此時不行其

齊策

魯連諫子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仲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音木據水舍置樹木而則不若魚鱉歷險

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

當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

而操鈹鐔與農人居墉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

其所長之其所短之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

不能則謂之不肯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

不肯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党友以此士

九我曰仲連立  
言上也言又有  
中

齊策

九我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煖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蓋始此未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

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豈非丑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

之立教首也哉此言后為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九我評其不數言而字字句句曲極其工

馮煖客孟嘗君煖即謾或作齊人有馮煖者煖即謾或作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

馮煖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蓋始此未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

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

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不精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以下

之當有缺字歌曰長鋏歸來乎缺劍把也食無魚左右少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原无魚字從吳注

列上客食肉中客補孟嘗君客有三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

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

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為家左右皆患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

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供

母之食飲用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既

度無使貧乏於孟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既今告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能字為文收責於薛

者乎文孟嘗君名責償同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左右曰乃歌夫長缺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

能也言果則孟嘗君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事事原作是憤於憂憤亂也而性惇愚

也惇弱沉於國家之事沉沒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先

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

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也契別書辭曰責畢

收以何市而反子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

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

如岡曰馮公自

言无去作真无

能也孟嘗君已

知之故向其署

則曰客果何能

也魏子亦乘馮

公林卷孟嘗君

蒙其方百乘之

家不畜聚飲之

臣是也哉

賜諸民起原作赴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凡券取者與

則合驗之徧合矣乃采聽命煖因矯稱孟嘗君之命

以責賜貧民不能償者因券以滅其迹民皆稱萬歲

以責孟嘗君嘗君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子孟嘗君怪其疾也曰收

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者臣

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列君家

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

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不以拊循之

因而賈利之乃因而市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

說曰乃原作乃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昔年齊王謂孟

嘗君曰寡人不政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造其就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中下原有

終日二字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

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昭王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徙故相為上將軍而遣

孟嘗君之市  
義美矣而為之  
營窟知亦利  
之客耳

青陽曰馮煖一

說梁齊而孟嘗

君之黃金封邑

踰于平時正与

穎代振其茂之

事同

九我曰田文食

客三千而羊以

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于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

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

三反于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

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王所有封書謝孟

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為小人所惑如沉

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得罪于君寡人不足為也不

與有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及國歸齊統萬人乎萬

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廟成還報數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國策二主平沐  
二六馬煖家孟嘗君  
二三



齊策

九我云市朝則滿夕則虛一段此理之固然者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子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乃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子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是日中市為市之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者故往趨之亡故去無所求于市故去之不顧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

齊策

九我曰雄詞奇句出之不及真辨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所怨五百牒削去之書所怨之人于牒者不敢以為言

蘧子說齊閔王

二句乃全篇主意

如問曰首以用兵后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

蘧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于則近禍首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必怨之又為之故有憂主眾所不與也故怨夫後起者藉也惟后起而不先事而遠怨則有所藉資權勢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后起者藉藉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萬物無率也起而為之率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凡事無時勢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今雖干將莫

石黃曰此策談  
安生於后起藉  
然不為人主怨  
其云秦兵而后  
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  
於義景其術真  
深者  
九我曰今雖干  
將以下至求伯  
則遠矣言先天

邪干將越人莫利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剗利堅  
新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殺敵其遠矢非不銛銛音先  
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車者不休傳傳驛處也言其

得休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衛入門土以土塞而

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遯音

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挑道索戰邯鄲之中驚河

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

中年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

下之禍后藉之

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趙

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

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古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樂與眾為怨事敗而好鞫之

言遂事也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

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

九我曰臣聞善  
為國以下至好  
強也言怨之  
得主怨之禍

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故約不為  
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  
不輕地可廣歎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  
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  
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  
燕戰而趙氏燕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  
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  
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  
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恃謀人

九我曰且夫以  
下至強弱大小  
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而一節語  
曰以下致戰攻  
之敗可見前事  
為一節今再附  
謂善用兵以下  
至篇終為一節  
皆推言用兵不  
為天下先之意  
而不生怨之意  
在其中

而致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  
重伐不義主於若起藉權不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勁人與不塞之言通也則是以眾強而寡也兵必立也疑有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凡事通天下人之心志則  
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  
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無輕信諸靜則四鄰不  
反不反背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外不賣內  
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則用之矯蠹而不服矣小國  
道此則不伺而福矣不祭祀鬼神不貸而見足矣不

九我曰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查其獲

人求物而用自足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下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弱小之殃呂好謀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言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

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與能案兵而後立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寄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徵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齊魯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

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起我而為我役胡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伯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禮周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禮小曰邑大曰都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井馬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之則是有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用窘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

鬻釀鬻有隱象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亦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塋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完者內酺而華樂華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禡蔽禡衣蔽

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舉衝槽城上露屋為槽戰陣高

衣易蔽故亟治之言亦家雜總併作身窟穴中謂地罷於刀金兵器而

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數

月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截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

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

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

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

患也患在滅范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

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

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古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可拔守城

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則非因

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

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夫士死於外

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揆皮曰鵠的非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中者則

喜喜原作善從吳注改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

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今窮戰比勝而

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

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

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

相不事也不從事於此原無也字從吳注補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

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

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

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

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曠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后起則諸侯可

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于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

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

齊陽曰鍾牟伯

樂雖非所以啓

人主亦亦字色貨之比

不足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稱也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也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雍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為戰具櫟城上女櫟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

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人見魏王則臣請必此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字法使也句法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此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然後曷齊楚魏王悅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



介我曰錯綜起  
名变化不穷

丹衣柱丹柱猶衣之也建九旂旂鳥隼為旅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獲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此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齊策

九我曰射書聊  
城欲強齊以藉  
秦且即不肯帝  
秦之意

如爾曰此書雖  
以智勇患三平  
起實重智者不  
倍時一句蓋欲  
其奔燕歸齊故  
即以死生榮辱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史夫其名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屬東郡人或詭之燕將

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皆同勇士不怯死而

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三句申之下文  
反覆詳論皆不  
越此

石篋曰此下云  
云皆誘惑燕將  
之詞非實事也

九我口本言齊  
雖併南陽尚必  
攻聊城今之魏  
既退則亦無事

可蓋專意而攻  
聊城必不能支  
矣其文參錯意  
深人不為解

深人不為解

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已故智者不再計遲疑

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

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南陽即齊淮

魏攻平陸即聊城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

濟北之利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少為南陽故定計

而堅守之令秦人下兵此時齊美秦魏不敢東面不敢

攻橫秦之勢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

右壤謂平陸斷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

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基年之救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得也勝齊必

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

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

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救聊之民救聊原作聊距金齊之兵距拒基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此之心是孫臏

吳起之築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

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

青陽曰以全盡  
見敗以一城獨  
守所以見其能

霍林曰歸燕之  
說特喚起東遊  
于齊意耳恐其

未知所處也  
前史重始三字  
而引管仲曹昧  
因敗為功之事  
以諷之

如問曰魯違禮  
書之將使齊不  
戰而復聊城所  
以為齊者善矣  
其處人已則非  
也蓋將已功被  
諛而猶堅守無  
二志其忠者可  
稱連誘之弃城  
而東遊是破壞  
入臣之義而教

軍受命之燕城  
其下石責在軍  
且連為之約夫  
則書是尸祝越  
俎豆以代庖人  
而出位之謂誰  
免也一牽而燕  
二失人謂連天  
下士吾弗信矣

毋交游攘臂而謀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  
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  
比陶衛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古古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下無懸數之辭疑一  
字訛或衍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  
死遺忘也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存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

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管子并三行  
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  
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  
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  
也功廢名滅后古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  
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曹子以為遭遇知已齊桓  
公有天下朝諸侯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曹子以一  
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

管子卷之二十一  
管子中更遺在燕將書

九我曰此結二  
子不規亡于小  
廉小節欲為將  
乘時而立功名  
耳故獨揚一智  
字以立前

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  
傳名后在。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  
為殺身絕。主意歸重。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念患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念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  
因罷兵倒羈而去。音律羈。子衣制。示死弓也。故齊解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九我評 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  
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策

九我曰以狗立  
喻戰國之常談  
欲謀其身而忘  
其類亦其元耻  
矣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單初起安平安

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

故常見譽於朝。不敬正貂勃曰。駟之狗吠堯非貴。駟

而賤堯也。堯柳下惠之弟盜拓堯狗固吠非其主也。

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

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

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有所幸

國策三注平水

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項分王使將軍淳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勃使楚，楚飲之酒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單據有權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成羸，天下之賢士懷程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蒙其志，欲有

九我云貂勃之言也  
與策士將談者  
遠甚

初不善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露肢體示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酒醉而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

國策卷之二十一 田單

雖為依附安則  
正論

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  
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  
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  
陽之山中。安平君以臨淄之即墨。臨淄也。二里之城  
五里之郭。散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使  
安平君不適王而自然而計之。救道歸之於義。以為  
王亦莫之能禁止不可故為棧道木閣。皆以通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王乃得反。子。臨淄。王曰。定民已安矣。王乃曰

齊策

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且雖嬰兒之計亦不王不  
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公孫弘為孟嘗君使秦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昭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辨故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  
為人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  
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  
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得志不慙仲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  
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王也辱其使者  
雖遇萬乘威嚴之主亦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滌其衣  
小畏之而辱其使者

齊策

不侵乃善  
其不可  
侵辱

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  
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  
以已之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  
曉告孟嘗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  
使矣能為足道

齊策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聞玉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九我威后後  
語可謂知本末  
矣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歲不熟則民苟

無民何有君民飢則離散故有問舍本而問禾者耶

凡有所問安有舍其本而問其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

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

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

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生其民者也何

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項

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

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  
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  
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  
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九我評 於二士則問其不業於一女則問其不  
朝於仲子則問其不殺是知重倫理愛  
人物者也威后其賢后哉

通鑑卷之四十四 齊威王 威后問



楚

宣王

楚策

江乙論昭奚恤

江乙之言如此則張奚恤為敵國所畏可知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子若以我之言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九我評 借畏虎以譬畏甲兵語切而當

楚策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

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舉以

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九我曰真是名言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淪色衰如花之是以嬖色

不救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救而愛弛寵臣不避軒貴臣而寵者車

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

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德死以身為殉

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

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

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連罵旌旗蔽天野火

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群音詳

車而至於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旌旗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

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

入則編席謂席相次言與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

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蝼蟻填黃泉為王作辱

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前敘事此并替詞左氏法也

楚之策

威王

蘓秦以合從說楚

蘓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敵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自楚地至之資也言楚國之強

大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

自大王誠能聽臣至實外厭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從橫之王所以榮惑世王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六國合從相親則秦勢孤  
 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楚都震動臣聞之治之其未亂治之當於未亂  
 先為之其未有也為之當於未有之始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  
 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  
 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置  
 其宗廟社稷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  
 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它必實於外廐故從合

魚... 四二

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合從橫成而今釋霸王之業而

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

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不顧其禍率使國被秦患而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

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相

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十萬曰億十

一意而轉古有

去之遠有十萬故救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

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

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如懸旌心搖上不定似之而無所終薄泊今君欲一天下安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國策三注平木八  
二卷論秦以合楚說楚  
四三

楚策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言大夫不知則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  
 彼有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  
 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  
 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

楚官名

勿頭剖心

甲子也

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  
 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  
 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  
 財於柱國柱匡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  
 先君以揜覆取也方城之外四封楚在南不廉名不挫於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  
 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  
 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楚地兩軍之間夫率交千夫百夫之夫

唐又當從廉言之燕仇曰賈廉言不訪小也

力助也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汝也扑音朴擊一人若汝疾捽持髮一  
 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  
 决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  
 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  
 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散楚冒勃蘓曰吾被堅執銳  
 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此身一卒不若奔諸侯於  
 是羸糧潛行上岢山踰溪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  
 王襄之朝雀立伸一足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

無入口瘖而殫悶殫狂殫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  
 疾趨冠帶不相及戴冠不左秦其首右濡其口以口  
 勃蘓乃蘓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蘓對曰臣  
 非異言非楚使新造作盤罪也楚冒勃蘓吳與楚人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  
 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秦王  
 思而使之起率因謂之曰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  
 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齊楚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

負萬次之典三  
句有其典以逃  
也

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  
蕪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猶交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  
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失者有罰以浮於江逃於  
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殺獻典  
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  
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磨

九我曰夢王好  
細腰人至約食  
不避死以求中  
具可謂急於得  
君者矣假令移  
此不避死之心  
以忠君其為忠  
顧不大耶

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  
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  
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  
腰楚士約食飲節其食馮而能立必有所依乃能立式而能起必有  
所式乃能起以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  
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夫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着於右手  
大指以鈎弦失以皮為之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  
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國策三注平水  
二  
命長  
四六

楚策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為秦破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

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足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

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

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

九我云其在節  
袖出張儀之后

喻其勇猛

安樂於死無單之難

死難謂兵革之事

取

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陣卒盡矣陣原作陳  
從姚本改有偏守

新城一偏之戍  
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原功

而民救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

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

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有吞天下之心也陰下  
原有

謀字從吳注省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人楚嘗與秦構

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為  
徹

侯而爵執珪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



顯暴強秦之短  
以明其言之不  
足信

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救而  
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危原作過是故  
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局天下之  
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晉陽當天下。凶其地是  
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開天下。凶他國不得  
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而東指  
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而信之堅堅者。蘓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聞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蘓秦於市。夫以一詐偽

其名言

霍林曰其說諸  
侯皆曰事秦使  
楚曰云云以楚  
最強故爾

發策

反覆之蘓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  
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形

當相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掃之役自居

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

獻書大王之徒。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也。將迎之際

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

幼。言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

楚策

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鷄駭之犀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綿置米其夜光之璧於秦王

陳軫料宜陽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智巧之士也習諸侯事始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也依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之大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

事述上文其妙

楚策

此語皆用而不復

言屢人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項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予我東地五百里淮陽乃歸子子不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

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又不

義愛土地而不得歸以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

齊王曰致其命令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

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即所許獻

者齊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

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主墳墓復群臣復見歸杜稷

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此子良許在與  
齊地而復攻之

此昭常計在不  
與齊地而請中

此景鯉計在不  
與秦地而索救  
於秦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

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

半也是萬乘之地去其半只得其半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

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

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一本為三身至王身出王聲許萬

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主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且見以皆用且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

此言諸侯之

此言諸侯之

悉五至六十一  
本作率吾之士  
李

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八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職東地，且與生死。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尺。言出初六十言，盡國中五尺之董，自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之老，共得兵三十餘萬。齊王救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對，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救邑之王，是常矯也。昭常詐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去，涉疆。未涉東地之境。秦以五十萬臨齊

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隘猶阻也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

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以率不用東地復

全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與

九我評 終篇皆奇

楚策

九我云豈豈有不死之藥哉明人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善矣

中射士對荆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乃不殺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赦之以不能

葉之能不死者手人耳非能使形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於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

楚策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筆出別二人供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視郢都必危

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

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幸若終寵

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幸以觀楚之士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

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奔走而自揜匿於是使人發

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

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牛而補牢未為遲

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

小絕長續短絕一作斷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謂煎調以

係加已乎四仞之上日人尺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

其小者也原無此句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噉啄仰

霍林曰樞机所

伏微矣哉童子

之為蜻蛉公子

之為黃雀射者

之為黃鶴物且

不免况人乎蔡

侯之士襄王

可以鑑矣甚矣

哉俾臣之不可

近也

五五

青陽曰譬喻一節渡一節

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候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嚙蘆蘆小雀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乎射者方將齊其波盧下文磻即波盧治其矰繳  
矰音魯係繳於矢繳音灼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  
以生絲係矢而射之也故書  
蟠治王之石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耘用耜反與隕同故書

考烈王

唐睢說春申君

黃歇楚相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謂有然臣

羞而不學也不避江河雖涉江河之險不避行千餘里來竊慕

大君之義大言高其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

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西施水褐而天下稱美

西施雖衣粗衣不待盛飾而天下亦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

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以其仕於朝如臣等者少夫

梟碁之所以為能者梟勝也以散碁佐之也散為衆碁夫一

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

或以合從說楚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即屈申意奮患有成奮於患難勇

者義之攝收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義之制其

其夫報報之反言反覆墨墨之化言變化唯大君能

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禍與福相貫通生與亡為

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不偏專於衛生如而不

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鵠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

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坂也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後語云。飯茹溪之蔬。注云。茹。溪。巫山。之。溪。按。此。則。溪。下。當。脫。之。字。食湘波之魚。左抱

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註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莫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

如岡曰。漸說到  
襄王身上。文極  
委曲



夫襄侯方受命乎秦王填昭五龟塞之内填兵而投巴于

龟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復取變作身体戰慄於是乃以

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取北之地

九我評 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休

事因是以南戰平高刻如也刻平巫山相敬對於  
戰平云何又謂平與夫黃黠其小肯也蔡靈對之

足以載大名不專一於衛生者無所冠艾不足以橫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秦棄

而天下不知令夫橫人噤口噤聲利機

上干主心下牟取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謂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九我評 國權輕於鴻毛積禍重於丘山之語可

為橫人假權斷案

于年一作本

焚策

國策二注平水

二卷二反以入之卷之二

楚策

霍杯曰語謂傷  
方之鳥高飛驚  
餌之魚遠逃然  
孟明三敗卒伯  
西戎曹沫登壇  
及魯侵地士安  
可以過齊也加  
其以成敗論人  
者哉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名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  
方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  
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  
更羸曰此孽也孽取廢而復生之  
義以譬傷弓之鳥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文

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忘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

飛故瘡隕也以瘡痛今臨武君嘗為秦孽嘗敗於秦不可

為拒秦之將也

九我評因敗以為功自古然矣以過弃人可乎

哉

策

楚策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談諺也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也不安見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  
 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  
 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  
 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  
 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

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者若其名字於賓客之籍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

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鹽車車前而上

太行平聲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汗漉地白汗交流白

其外阪遷延阪坡也外阪一作負轅而不能上表原

後吳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幕覆

驥於是悅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

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溷後僕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疑明當困於梁者

齊林曰古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查有長之無其丑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

元氣

高靈風林泉

林泉

卷之四

五

本心感德之日又矣哉

如良山樂入狀曰也今對之

轉來其如而實附而品

其行即登五則如也

本行時解中細清

其數乎夫與之也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其行即登五則如也

本行時解中細清

其數乎夫與之也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善名門更西我志

